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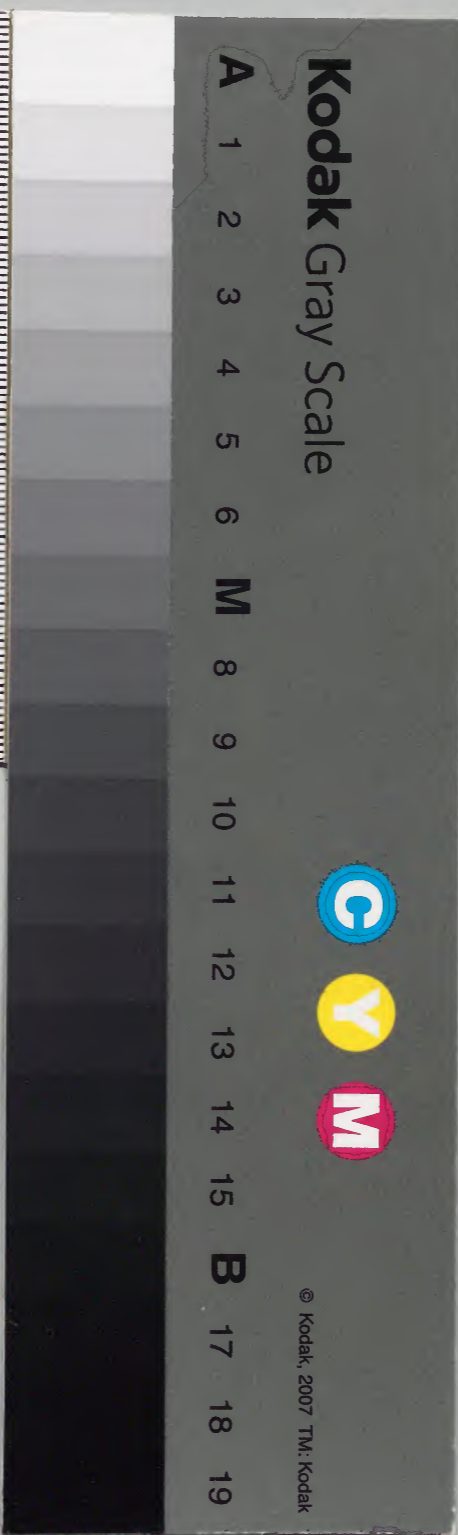
二	九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五	書
函	一	
二	一	
二	〇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1
冊數	20	(4)
函號	298	287



大學衍義卷之六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一

兼言五者大倫

大學禮記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於是而

淺草文庫

真德秀 彙輯

陳仁錫 評閱

宋明

學士

史官

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為。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為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為至仁者。以

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一毛為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為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為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為敬。以從令為孝。以長惡為慈。以小諒為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猶物

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柔為本然必忠誠不亡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嫚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為徒愛弟能

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為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異苟不由正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為善也亦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為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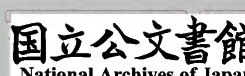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各司徒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者之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

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

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



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眾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已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眾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猶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

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歸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明道術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

天理人倫之正通言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之為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入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

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入之意能愛人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人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為之懽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興

蓋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真百世之著龜也

明察及乎天地淵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亦明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它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先可謂全矣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

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
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
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
媿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
不在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
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即是而觀
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下之道其妙而
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
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

昭著而不可掩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
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
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
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
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
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功為人君
者所當深體也

易蠱卦初六初六陰畫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
以治事為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本
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玄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爲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

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仲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

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

子曰無違樊遲御

樊遲孔子弟子

子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

三月而
此葬於棺
者必誠必
信

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為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出告而反面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噉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此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

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齋之齋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然禮之所得為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為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為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為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為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蓋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護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嫚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欲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

傲之矣為人主者儻能體孔子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為孝者子游聖門高第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為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記禮亦曰養可能也敬為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謂父元先曾是以為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顏色為難至於服勞能
養特其末耳蓋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為人子
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
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
省且自責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
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
天地察之可不謹乎如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為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

其恐懼
以明察
此毋不敬
之大者

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
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
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
容者如此非可以偽為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
之容施之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先儒張載作西

狀仁親切
無加此語

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太畧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卽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子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卽天也天卽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

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槩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卽全書而熟復也

公明儀問於魯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魯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能爲孝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爲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喻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備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

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魯子猶難之。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諫字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它。

念哉。豈容下息忘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一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為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

謹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太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為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為

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

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

之陳其簋簠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上其宅

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為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壹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為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

於太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魯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
 之服鮮粥之食齊衣下縫也亦緝曰斬衰一經之曰齊衰也疏簾也簾布也鮮糜也喪禮三年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
 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
 此文公謂也吾它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
 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者也孔子

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室也八官之長君薨子歆粥而深
 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
 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所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
 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
 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乎欲知喪而孔子責其不
 仁于思作中庸亦謂自莽而下貴賤有殊父母

之喪則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邪。蓋以爲不可行者。隨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報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爲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爲易月之制。然詳其遺

詔。蓋爲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具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群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爲父在能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

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十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輕。於郊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亦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爲而發。爲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十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十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

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上之所爲。既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行。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僂者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思親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愨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

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
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
矣

以一日存終身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
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
之聖王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

而况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
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
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
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
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
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
馮統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疎齊王攸唐
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
孫無忌若此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洞洞屬屬然空無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敢寧

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

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為人子者皆所當然

而人主之身為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

廟祐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

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冰之言記禮執玉奉盈

之喻宜深體之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親

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是真
真故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
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
以其時則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
耶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
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
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
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疎
忌同姓七公子托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
骨萬里之外其為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

述事不煩
可為經筵
講法

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
意

以上叙天理人倫之正一通言人
子之孝

大學衍義卷之六終

大學衍義

卷之六

天理人倫之正

三

大學衍義卷之六
天理人倫之正
帝王事親之孝
天子之尊
臣民之忠
士大夫之廉
士人之節
庶民之信
婦人之美
此皆天理人倫之正也

大學衍義卷之七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帝王事親之孝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在下謂父頑

父瞽瞍心不則母嚚母瞽瞍後妻舜繼母也象傲象後母弟名傲克諧以孝諧和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

姦惡也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

大學後義

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自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矣典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丞之浮浮為譬其意以謂饒之炊也火然于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

帝初于歷山

山名舜微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負罪引慝

慝惡也祇載見瞽瞍載事也夔夔齋慄夔夔莊敬也慄戰栗也瞽亦允若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于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

猶能使之底豫况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

之謂大孝

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
 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
 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
 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
 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
 呼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
 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
 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然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

怨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
 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熱熱無熱我竭九耕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畝畝之
 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
 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

儘曰可以
孝子之愛
終不辭也

大學初義

卷之十

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心好色富
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好也美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也大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
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
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己之大罪而不
敢自怨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
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慕

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
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
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
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
之屬歷三代為諸侯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
也培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
憲詩作顯申重也故

大學行義

卷之七

天理人倫之正

四

大學衍義 卷之十一
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于宗廟而下延于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于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雷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

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于覆宗絕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太王王季父王季文王之父

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言著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謂未

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后稷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

矣乎達通也天下之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之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

之屬天球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尸也薦其時食四時之食

各有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木
批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太王實
始剪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
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
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
事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
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

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
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太舜以
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
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
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
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
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
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
知臣故推行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

內之通命者御者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

曰未有原及未猶勿也原再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說與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

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世帝王

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為世子之記漢文

帝之為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

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聖王之

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

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

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

父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

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

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
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也不能治產業不如神力帝使高
也力勤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
大笑為樂

真忍貞誤

唐太宗貞觀三年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
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
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胡利可汗以獻上
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
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
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于父唐太宗雪父之耻可謂
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音側又然以功業
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虞
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
贖前過而已况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為多功
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掩瑕也

此所謂終
身之喪自
天子達于
庶人而生
我之日又
可知已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
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

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媚以逢迎之其得為名臣乎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

讀者猶為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典故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專用事之臣餽遺之珎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監開元之失而植人臣交私鬻貨之源其必自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

山人勿用必亂邦也

用小人漢
武不能有
其用小人
人肅宗不
能有其父
而易發之
子師三爲
子盜父兵
一爲內傳
曰兵言之
若各符券
其上矣

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
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與慶
官比與外人交通陳玄禮上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久謀事上皇謀
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
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未
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與慶官垣墉淺露非至尊所
宜居太內深巖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
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外陛下存三朝之樂
庸何傷乎上不聽與慶官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
取之纔留千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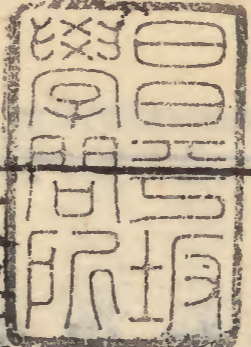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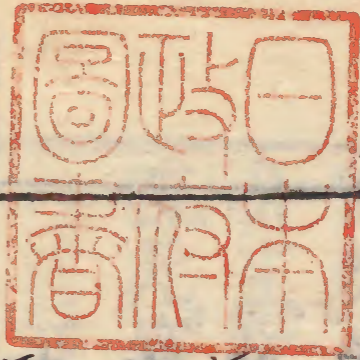
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
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
內至玄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
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
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厓老數十人陳玄禮
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
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
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勤
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
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

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歡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妄為讒間而迫遷之謀

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乾純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論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為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



見帝不言未必不諱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于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于中徊徨顧慮欲為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却智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

大學衍義卷之七終

